



賓退錄卷第一



大梁趙與嘗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

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
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
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
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
白樂天後宮詞也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小園綵
帶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
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

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杖平明秋殿
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
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遠歌舞
在明朝添爐欲熨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
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
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
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中校花藥夫人宮詞止三十二
首夫人親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
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世
又有王岐公宮詞一篇蓋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未嘗躬
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庶艱食則嘗躬
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
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
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
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
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綠
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
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
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歡者
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

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土王祀黃帝寅問為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察廣問語必大 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唐昭宗擘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道盜出新塗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苗以侯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武定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貞蹟刻之學士

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輦而歸德道死與輜

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曆中為士人李學究所得

韓魏公索之急李痊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

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榮苞云宋景文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於妓家樂榮

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今并云存遊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後死於中山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周承的希稷云唐太宗既得蘭亭亭真蹟使趙模等模榻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杜丹賦刻之碑陰世號武定本蔡條云武定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於家後戶絕賞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間

熙寧間薛師正向為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怒攜

古刻尋長安王學之頃白云紹彭竊歸浴陽周希稷云薛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聞公厨有石用以

對山取視心刻其牡丹賦於陰春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衣說友起巖云薛帥正至定惡摹打有聲自刊別本留燕

樓下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胡林本以歸蔡
條二照寧一係定公侍郎帥之有旨取其石紋禁中則又
刻石二還壁後薛向未定遂取以歸世
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飛非古矣
大觀中榮苞王厚清

周承勳皆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上
日宣和徽宗命龔置睿思堂

清之鍾則云置之良嶽瑪瑙亭蔡條云大觀初祐陵方
尚文傳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

裕陵乃更取薛氏宋寒國
石入御府

嘗從使虜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之亂凡尚方
珍異之物悉為群胡輦歸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

建炎切高宗駐驛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
駢進行在所未逾月秋復南寇大駕幸浙失於倉猝

之際紹興中向子固思維煬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
密旨令搜訪竟不獲

若天台桑澤卿世編蘭亭博議
言甚詳與昔參會衆

說變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於取何子楚遠之辭居

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

然辭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携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

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為人主搜羅玩

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則九年置朔方節度自

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

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

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游至蜀從趙日升

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

往來宥毫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大宮

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

知常訪袖霄事迹知常素不脫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溫

州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
驚以問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
地府上視靈聖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明羽衣通
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
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其怪遂
絕因建寶籙宮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
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爲神霄王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
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 上自稱教主道
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以旨修道書改正諸家
醮儀校籙丹經靈籙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
皆掌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道

經示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爲幻不一 上每以聰明
神仙呼之御筆賜玉旨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
上心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 上靜能致太真之術 上
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
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
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
士羅漢改爲尊者和尚改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
旨依奏 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
臺僧八道堅等與靈素 闕法僧不勝恚怒戴冠
執簡 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係中國人送開封
府利面決既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

祈雨不應祭宗奏其妄

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

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

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與之同告上

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 上喜賜文卿亦充凝

神殿侍宸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檢

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 上亟

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捨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

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閑遊呂洞賓京城印行

達街叫賣 太子亦買數本 上大駭堆賞錢千緡

明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

令青賣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

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卿人所爲

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當

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密伺其黃羅大帳金龍朱

紅椅卓金龍香爐京且奏請 上親往臣當從駕

上幸通真宮引至開鎖同人無一物粉壁明窓而已京皇

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

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

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 太子而得但今 太子

拜之可信也遂遣 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

四天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 太子聖德靈素

遂上表乞骸下允秋九月全意上一言靈素妄改

改是疑恐是議是

選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惡謗大臣靈素即時攜
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
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閻丘顯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
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
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
拙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清康初遣使監温州
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
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
字不敢增易一字今温州云宮有題銜云太中大
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
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幹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
實與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如甲巳丙作首
丙屬火火生土他倣此類通念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
則化龍辰也甲巳得戊辰戌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
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今尚
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禁止欲將
本軍都廳以僉廳爲名從之且命諸路依此此僉廳
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吳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

仲林

送林懿

季仲

詩云男兒何苦弊羣書學

到原物無曾子當年多

唯類淵終日只如愚水

漁舟折心無覩月落千山影
目孤執手沙頭體話別
奧君元不隔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仗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以
兩詩詩比自云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
而全五文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
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
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
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
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抵機詩資非卑妻欺癡
樽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肩微離爲兒
儀伊鋤厓醢雞篋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

凌倫思戈交勞比自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門盧甘林蠻
雷聊隣簾櫳羸婁參辰闌楞根鸞離驢寒間懷橫
塔雜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十句該果實之名
爲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然不假切韻頗爲簡易至
於賣卜者但欲知十幹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
鼓便能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
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遙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孟僖子使
泉丘人女助遠氏之遙二倅皆副貳之稱然他官鉉副
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三司廢已久遙之名人無知者
獨倅之名猶然樓宣獻序向守郎子謹集云擢之戶造

近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信爲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爲本而窮理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素之意吾不試故藝余妄意謂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學而能非若常人嘗試而爲之故其多能皆本於自然而非有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爲是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騶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騶騶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

翼二說不同

神仙亦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之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山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群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餘未知聞

劉下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破尚可修矧甕耶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問馳近侍石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

上知不可奪以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

表

其外兄也嘗問以修行之術書

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研己心田又云以手捫胃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并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箴曰規曰誨曰刺不一而足茅序詩者不能直書其事故後世儒者無敢訾議余觀國語所載如不藉千畝拒號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候之不睦及喪師之後復爲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

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得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来者漸矣史記但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老杜事實比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然但辨遺事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實世不多見爲常之韻語陽秋云老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先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露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水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却

月凌風背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
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解舍
有梅一硃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比自葛語若雲
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引書百餘種
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
者數條而已編集文藉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
天祐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爲一書
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日書遂無存者
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
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
金鑿密記之類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

其造語盡倣世說若集諸家之賢豈應一律始實容
齋之說後閱館本遜集爲所引梅詩尚脫第四聯朝
灑長明泣夕注臨印杯

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

彌遜

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

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
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遠順當
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
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將
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不能九曰太
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事
古樂府水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天子天

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賜物百千繼可汗問所款木蘭
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詐作
男子代父征行逮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為女當其
見天子之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
婦人之稱也

熙寧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希
進所散唯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政獨貸
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頤字子修棣州
陽信人蘇文定公奏疏所言即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剋屨於大寒大暑中
過歲寒暑送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為善事虛
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
五祖亦有此語又唐撫言載趙牧對酒亦有人生如瘡
在頰更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舍人今稱轉為中書舍人之稱近歲有
以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遂直呼中書侍郎尤非是官
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謂之丞即今有稱即官寺
監丞為丞即者矣比自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為
中舍則容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唐
而復 真廟為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之如書女

母翁悔成人今作女母悔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后
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
作我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今作各設
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動天
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作泪陳嚴恭寅畏天
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
寡今人作民于鮮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
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
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達
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子惟孝今于
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

津矣作作是魯礼丘與今是也曰是知津矣擾不輟子路
以告憮然今作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撫然置其杖
而耘今置作植其期以乎今作其期而已矣譬諸宮牆
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若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挽反今禮部韻戶字下有
銳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執銳古文尚書亦作銳不
知承誤作銳字自何時始也

晁伯字載之照靈夫人詞詩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
照靈陸霧觀將黃州詩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

仲謀

自唐以紀年以梁州曰興元府

本朝紹興六隆慶元

諸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嘉州以慶元初
陞嘉定越十三年方改元嘉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武舉正載董彥遠
云世間只有百刻二一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
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
漏以二十爲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
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興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
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
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得八刻仍
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舉成數爾實九十六刻也
每時餘分別爲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六

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爲四刻始合作百刻之數雖有大
小其名則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知遠也

熙寧間賜岐王顥嘉王顥王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

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王魚賜之王仲言明清揮塵錄謂王

帶爲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力辭不從不得
已受詔次日即釋去至徽宗朝以賜京京請佩金

魚以自別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居中王黼蔡攸
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勅開府儀同三司
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初勅
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帶開元中勅珠玉錦繡旣
令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

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初餘悉禁斷董
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史傳載
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贈遺者班班可考韓文公
詩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則知唐已然矣五
代漢隱帝嘗以賞郭威之功既又召楊邠輩數人
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楊文公談苑載國朝賜帶之制
謂駙馬都尉初選尚賜白玉帶親玉皇族皆許通服
雕玉白玉等帶則不始於岐嘉三王審矣玉魚安重
榮亦嘗自爲之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
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
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豈別有所本歟恨讀
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今天下城縣
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今天下郡
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
考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
一笑洪駒父豫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
故祀以爲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爲灌嬰其
實非也友人蕭子壽九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爲
陳嬰蓋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

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漸顏師古
謂漸水名下丹陽黟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
地理志注黟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爲
陳嬰流俗所傳不爲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錄卷第一

賓退錄卷第二

大梁趙與音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
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紫也
淮南諸山紫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特重到渭南村一
聲長肅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鬼

范冲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閃妃曲以失身胡虜爲
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
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
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

肅 當肅
閃 當明

所謂壞天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荆公

此語謂有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爲之遂得詩名

於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爲胡婦失信寧當累明王已傷

盡使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虜琵琶却解將心語

一曲才終恨何數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

雨專房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去

得深頻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把琵琶

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無嫌嫁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於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晁以

道說之嘗爲作傳曰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

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

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頗在訶怒中挺之事

先生益謹嘗與叅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特蘇子

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長之易受

之種徵君明逸種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

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

挺之初爲衛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今所謂康節先

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菜

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扣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

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

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

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於書則先視之以陸

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
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
之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宜少貶以榮進
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隱去丹
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
建節鉞守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
郊或炳之謝曰故事也居頃之忠獻謫安陸挺之沿檄
見之洛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於是乎恨
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
鄉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
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

非殊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
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幸其貧無資
不能尖其歸心知之者當其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
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
師魯日當盡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以
挺之書凡五回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
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
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曼卿興龍圖閣直學
士導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僉署判官於是澤人
劉仲更從挺之受曆法世稱劉仲更之曆遠出古今
上有楊雄張衡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

嗟

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慶曆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頗能道其出處之詳然康節嘗曰今世之道者獨子李挺之二人而已則此傳亦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馬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旦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馬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未欲杖汝眷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

徽

宗神霄夢亦此類新塗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辨一事始亟歸無幾何

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

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新塗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召時得一方次郢州貳禮請以往旣對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旋授丹林郎制曰惟上帝體命誕集朕躬故宏天飛之舊宮奉真棊之列御非得端精脩潔之士孰與致朕嚴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志靡懈筋力復有聞嘉其積勤超進僊秩尚敦而素母終墮哉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幾中原亂得之亦歸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無他異僥倖

至此光國不知何許人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如此爲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爲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鑿與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非煙
古采國破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德故宮詩也麾字牧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于虜境推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序稱其父當
宋大觀二年上舍登第後中宏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安節者蓋其父然次年詔改宏詞爲詞學兼茂終
徽宗 欽宗兩朝取詞科爲夕郎者皆無毛姓必陷虜後事也

集賢殿脩撰舊日多以館閣次者爲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脩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

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爲熟撰右文祕閣爲冷撰非也右文卽集賢政和五年改

讀橫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澗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卽無恙問不知

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譏議秦會之開卷可考也如論耶律德光諭晉祖宗宜以桑維翰爲相謂維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尤爲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晉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於漢哀帝謝立定陶後一節直謂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豫讓報仇曰無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爲而著書者歟然其間確論固不容揜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門弟子皆稱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祖旣沒子孫不忍稱其字者亦古之所無北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顏之推譏之然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况稱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爲過古者以王父字爲氏雖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啓云奉勅遣臣評古今

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委臣斟酌是非謹
品字法如前今淳化帖第五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爲梁
武帝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云王僧處
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
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克悅舉體脊拖而不可
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
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
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
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
國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
行狀未成長而骨體甚悄快吳拖書如新亭傖父一
徃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產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
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
雄強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
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
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金豆
玄書如快馬入陳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
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統
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巖
之書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縑
縑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

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
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劔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
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
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群
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米元章採墮唐至本朝
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
十四五貴胃褊性方宿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
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
糧道士神意雖清而體氣瘦困歐陽詢如新痊病人
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
神氣清健無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推甲樊噲排突
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
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溫
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遊天表
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清虛周鉞如輕薄少年舞
劍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如錢易如美丈夫飢體充悅神
氣清秀恭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
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駁馬青衫醉
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
正自然別無一種嬌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
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
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如孤峯絕

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與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
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趙歌舞觀者忘
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同今世柰何說曰韓休之
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
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
濟特用而容君邊幅王翰如瓊栝玉笋雖爛然可珍而
多玷缺堅謂駕論齊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
如芙蓉照水顏延年詩如錯絲鏤金梁鍾嶸云范雲
詩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
花在草張芸史評 本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山
道士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如

飢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醜酒
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
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千子森
然見之不覺令人神僂僂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
功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少劉中
叟次華塵土黃詩序樂府自唐以來杜甫則莊麗
綽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游
雲轉石勢不可遏今主管廣東漕司文字長樂教器
之陶孫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爲詩評曰因暇日
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
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

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
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
風自笑青蘇州如園客獨爾暗合音徵子孟浩然如洞
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
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
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
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霞其歸存
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
如武帝食露槃無補多愆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墊
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談氣柳
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白寶流蘇

千系鐵網綺密壞妍要非適用

本朝蘇東坡如

岳注天漢倒連倉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
四瑚八璣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縶兵人蜀要以嶮
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宮祈理談玄而松風
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閩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
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
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
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

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河下曲隣有豪家曼卿訪
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有果樂器一妓酌

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槃時人多効之事見五代史記死事傳及馬令南唐書死義傳軟槃蓋始於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末於二老堂雜志甚詳著其略於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六叅使相曾覲起居退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祗候李處和使臣唐章騎從已而叅龔茂良奏事畢馳馬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祖輩出語不遜光祖處和實隸籍三省密院

茂良不能平明日奏其事

上諭覲致謝又明日覲

以光祖處和申省施行

上謂茂良先權衡衝替二

人然後施行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丑

上批問

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絕五月甲子戶部即謝開之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王午再對癸未茂良落職放罷於是覲之嫺家韓彥古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

聖旨

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

禁中詳觀乃付出專爲

此也

上大以爲然自是每事於奏日後用黃紙

貼去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以爲

常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趙雄
力主之都承旨王朴執不可雄乃請次等合入官既
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上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
推賞此可爲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七月
癸丑開之又論茂良遂責散官英州安置國初自
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云開之名下
一字曰然上一字犯 御嫌名故書其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爲蔬今
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羣分命天
然一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
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魚日氏定爲雙門所作

雙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韻語陽
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洪下進士三十人鄭
合敬第一據言載其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
閑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事五更殘酒醒時時聞
喚狀頭聲注云楚娘閨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
爲鄭谷所作誤矣

臨安有鬻蠟紙者澤以漿粉之屬使之瑩骨謂之蠟紙
蠟猶潔也詩吉蠲爲饗周禮宮人除其不蠲名取諸
此又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
股或旣喪而廬墓以規兗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

符不可勝數而果州縣出紙號蠟紙蠟紙之名適同
非此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
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
理無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
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爲諸道元帥其年
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爲名乃自近
年改爲諸道宜却復爲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興
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豈不之知何其陋
邪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時所
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
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大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
帥自此寔多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
始於從榮唐未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吳以
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
授錢鏐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弘佐周又以
天下都元帥授錢俶 國初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古
今當此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 高宗皇帝遂
自 應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爲之廷臣副貳
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瑄皆嘗真除錢
氏繼之全忠自置昇僞命不道也

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與漢圍魏囂於西城時公孫述

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邳帝留蓋延耿弇圖之而車
駕東歸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
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又司馬
懿為曹操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
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
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
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特操曰人若無足既得隴
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蓋用前語也

晉明帝問王道才晉所以得天下道才陳司馬懿創業之始及
司馬昭滅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狀曰若如公言
晉祚復安得長遠殊不思牛繼馬後晉已絕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橫
渠始為解詩十三章篇覃蔓青長谷鳥遷女功
興念憶歸安不將貴威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卷耳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鼯壘
欲解痛瘖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紀詠
三十卷凡六百餘篇石碯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
純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女奴邪殘骨肉屢援斯語隱
良臣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姑欲修和不結
盟使宛歸褚平可驗二家何誤作墮成張無垢亦有
論語絕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
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

把文章兩處分顏子簞瓢曰貧即無聊富即驕回
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
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
託者如爭地爭城立霸墓馬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
政急求艾深欲爲王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反計爲叢
歐崔失深思是宜孟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
端邪說曰交馳聖哲攻之必費辭深詆並耕排許
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
不爲寄語外人非好辯欲令大道日星重又有黃次復
者不知何許人賦評孟詩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
子思漫紀一二首篇傳道八句此道曾參得最真
寥寥千載付何人所傳後也亦無母誰覺軻乎唱不
臣忠孝缺來今已久中庸到此盡惟新願言爲子爲
臣者勿擬悠悠紙上塵文王之圖方七十里一絕云庇
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里強圉圉盤遊方七十斯
民何處事耕桑蚍蜉撼大木多見不知量也若康節
先生觀易觀書觀詩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一物其
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
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
兩般事道不虛行只在人吁嗟四代帝王權盡人區
區一舊編或讓或爭三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
虞事業誰能繼湯武工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

異中尼惡得不潛然愛君難得似當特曲盡人情莫
若詩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若
吳公子潤色曾經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後人誰敢
更譏非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無時不戰爭滅國伐
人推恐後尋盟報役未嘗寧晉齊命令炎如火文武
鎡基冷似冰惟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賓退錄卷第二

賓退錄卷第三

大梁趙與音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爲陽
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
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我母以子貴是也若
褚哀傳桓彝目之曰有皮裏陽秋荀彘傳張闔孔愉
難奔駁陳留王出城夫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比晉事
在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輩著
書曰晉陽秋近世首常之侍郎立方作詩話極其說
治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爲晉諱不深考也
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爲不可曉然盛又有魏氏

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耶

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於少卿監自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與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即爲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即曰大著作猶有摺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汝來曰張相

公蓋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還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戍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江起義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言備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間文書乃苗劉使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爾欲何爲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爲賊用况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徵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無歸矣拂衣而去起捷若神翼日張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

終身物色竟不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
而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爰盎
刺客至闔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
金刺客君長者不忍刺然後刺客十餘曹備之又與張
事相類然爰卒不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其
長者天理爲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塵史張事見獄
光逸爲門高長迎新今至京師胡母輔之輩詣令家壘
見竒之李矩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梁王彤以爲奇門
以是之吏從迎送之儀晉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
除豫章太守自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牙光赫又謝
方明自晉陵太守爲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

在西蕭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
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
也余按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
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
私宜斷屠釣水爲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
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爲式其來尚
矣九國志亦載南唐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今斷獄
律疏議列此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
刑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此商留家潯陽

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
幾徧天下而浮梁所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
亦復變遷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爲大傳肅忠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劉
敏元仕劉曜爲中書侍郎三人者皆嘗受質於晉矣
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極桔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
中餓不與食太康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此獲
遣吏科檢婦人袒服至褻發於路顧謂之良吏王渾
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
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
故不趨如此參軍者渾弟淪也顧謂之列女貞可

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
莫若春景好花奇情妙處又能分付與閑人先鑑堂
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韓王南園京師旬人曰風
乞兒者持大扇造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佐除
非乞沒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世上少
如公呂詩雖戲譎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並拜兩相獨曾文昭
草文肅制爲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間虞忠肅拜
右揆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爲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
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

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
通登次輔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並建宰
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於道獻可替否各單厥心矧
予繼承惟日競惕懋乃后得文脩繫賴於同寅揚于
王廷乎號式新於衆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
也初韓忠彥拜左僕射秦京當制欲刺探 徽宗之
意徐奏請曰制司合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相之意徽
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
復召肇草制拜布右僕射肇之詞蓋有爲云

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爲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爲蜀
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余
記晉謝澹少歷顯位桓玄之篡以澹兼太尉與王謐
俱齎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
奉冊禪宋正堪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其明順
帝時張遂輩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妄收遂等殺之
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
帝比故不爲人所稱前燕慕容暉初立慕容根譖慕
容恪慕容評將謀爲亂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
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收根等斬之可
與昭順並稱考二君之上昭帝十四順帝二十五而暉方
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格既死母后亂朝評以黷貨

干政不能容慕容垂之勳德遂爲符秦所滅與早歲殊
不相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誤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廣漢地領縣八
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會昌昌
明宜附子認四鄉之地爲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杭稻
之田五畝粟之田二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馬合四鄉之產
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爲多廉水次之而會昌
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善田代處前期輒空
田一再耕之蔣薺變若粟糜其中比苗稍壯并根葉
耨覆土下復耕如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
十斛七寸爲壟五尺爲符終畝爲符二十爲壟千二百

壟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爲溝爲涂春陽漬盈
丁壯畢出疏整符壟以需風雨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
持之既又悅草爲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
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
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塘小平者良其播種以
冬盡十一月止採擷以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艾而澤
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黃莖長苞而圓蓋其實
之美惡視功之勤疏以故富室之入常美貧者雖按
略或不盡盡然又有七月採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
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
苗不茂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孳

若有物焉陰爲之故園人將採常禱於神或目爲藥
妖云其釀法用醞酷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明暴
涼文乃乾定方出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
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末異其
種之化者爲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爲附子又左右附
而偶生者爲鬮子又附而長者爲天雄又附而尖者爲
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爲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爲漏籃比皆
脉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自餘不
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比自小種一而子二
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
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少爲上有節多鼠乳者次

之刑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爲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爲上
鐵色次之青綠爲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極爲
勝而漏籃側子園人以乞棄役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
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繞市其下
者閩浙之賈繞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
貴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
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
言近之按本草經及注載附子出犍爲山谷及江左山
南嵩高齊魯間以今古之比自無有誤矣又云春採爲
烏頭冬採爲附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爲
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

書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滄志既刪取其略著于篇
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類涌籃
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為槽作傾邪之勢下廣
而上狹實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
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楊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
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說失之本草圖經與此小異廣
雅云矣毒附子也一歲為前與側同子二歲為烏喙三
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蓋亦不然南
子天佳涌籃三物本草比真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
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聞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
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群鬪孝
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肅王
彭祖薨於次年亦其應也

王壺清話

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奏曰每

升三下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與晉嘗因是戲考之則代酒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
榷酤之詩賣酒升四錢明著於史劉貢父云所以限民
不得厚射利是已典論謂孝靈未百司酒酒酒千
文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
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金樽清酒斗
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酌一

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
何況官供不著錢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
卽士元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
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比自如詩史之可信然
樂天詩最號孔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
遼絕耶穆宗朝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時穀數斛
易斗酒尤可怪楊凝詩相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
憶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
異云廣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
鄙夫先嘗酒盞上生口笮甌謂之甌一甌三文不持一
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笑弄而已嶺表錄
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甌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甌
謂之甌甌盈之切疑是甌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
自有甌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
一卮堪十千謂之堪則貞十千也

諛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䟽惡終不可成復
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爲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
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蓋又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
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
稱道然比不若漢宣帝元唐間嘗穀石五錢矣此

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爲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酒升四錢穀石五錢槩可推以元
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
光二年歲北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
五百時四方饑饉朝廷以爲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
地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
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八兩
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八給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
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持禮之若今世十牛
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園猛獸驚馬出馮貴人前當之帝
雖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
爵三十及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
萬武帝天漢大始間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
等雖數踰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匱乏之極亦何肯
出此令可見當時錢之艱得也至成帝鴻嘉中買爵之
賈殺而爲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比皆無所考僅可
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大夫月四萬光
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月數千諫大夫九月千
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詔公車月二百四十其簿至此
貢禹遷光祿大夫猶課家日益富後漢之制凡受捧
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月九千
不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隸釋云漢刻載修

廟及表墓人所費有出錢百者熹平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禹被徵賣田百畝以其車馬以今江淝田賈會之不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賈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貲千萬者尚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校副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爲縣正又爲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

七縣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畊同事相協又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同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 本朝雖亦縣無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至四五人小縣亦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寧中華山地雨水冰已而韓魏公薨王荊公挽詞云水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寧王事寧王事新書無之見於劉耀遠

舊史傳中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水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宮怕必有大臣當之吾見死矣十一月薨按漢天之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水冰爲水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盈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顏師古註劉向傳謂今俗呼爲間樹齊民要術黍稷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

天桂

嘗語予昔爲灑水令初謁郡時盛暑

德慶林守

會

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陬僻郡敢於縱肆

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

紗云公服特降一官蓋政和間又江鄰幾

休復

嘉祐雜

誌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爲臺司所糾三司

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易之且誌有何條例答

云不見舊例只見

至尊御此耳始知何代無之然

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爲醫深於經方一時知名元祐間帥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於是而艾晟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許人故爲表出蜀公爲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顏師古註爰共傳不以親爲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疎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

仁宗爲從子

宣仁后於

光獻爲甥自幼

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

英宗遂還官邸

宣仁

亦歸其家洎溫成薨

仁宗竟無子一日謂

光獻曰

吾夫婦老無子舊嘗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爲十三后爲滔滔主婚使相娶嫁十三

英宗行第滔滔

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且邵

伯溫聞見錄與岑按漢成帝欲與近臣游張安世

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娶后弟許嘉女上

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

服飾亦號爲天子取婦皇

后嫁女又唐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帝后舅崔從禮

子帝主簫

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取婦此皆

非可與

聖世同年而語也始記其語之適同而已

王孝先

曾

謚文正王子明

旦

謚文貞避

仁廟嫌諱亦稱

又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以爲別子明封魏國人罕稱也韓愈政

億

謚忠憲韓魏公謚忠獻字雖

不同音則莫辨此

者皆名臣也至於趙閱道謚清

獻而趙

天挺之謚清憲則幾於砥硤亂美玉矣

絲竹莞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四字

實二物耳

今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
換仍不理遺闕按薛宣爲左馮翊潁陽縣北當上郡西
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
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讓
易治令鉅鹿尹賞父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
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
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未嘗行也

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昔既書之以自警言然邵康
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不暇悉載特取
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誌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

身寧人負己已無負人小人處事寧已負人無人負己
持此詩以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
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此君子繫矩之道小人何足以之知子貢謂我不
欲人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
能絕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康
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辜人人有詞孟
子亦謂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
橫逆由是也是以妄人也已矣又何難焉學者當知

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

與時族

父石埭府君丞德化被郡檄督工獨取成都郭宗
丞明復一詩刻之石貞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
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有世事等虛空雲霓曾中
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遭梳屐不管
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
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
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音
寂依舊康廬翠掃天夏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
一絕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
琶應大笑何須泣淚漏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
又賦續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

差雜椒柎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
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
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沆早登進士第坐事遷謫
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長世以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
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爲韃靼所攻自燕犇沐有南遷錄一編盛行
於時其實僞也卷首題通直即祕書省著作郎騎
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具於土民須知獨無
通直一階其僞一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爲儲嗣父
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爲顯宗錄乃謂璟爲允植之子
其僞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

宗維兀术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忘烈王术其偽
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其偽者已如此而夫
夫多信之

賓退錄卷第三



